

最深刻的情欲文学

不伦情节

心理挣扎 胜过《失乐园》

禁果

■连续一年雄踞日本排行榜■
一部最贴近女性灵魂的外遇小说

渡边淳一

(日)

银河译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313.4/188

禁果



禁藏



10386862

责任编辑：丽 冰

封面设计：向丁丁

禁 果

【日】渡边淳一 著

银河 译

出版：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乐新春路)

印刷：8718 工厂印刷厂

开本：850×1186 毫米 1/32

印张：7 印张

印数：1—5000 册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7-80506-568-3/I·278 定价：13.80元



(日)渡邊淳一

内容简要

想要红杏出墙的时候，麻也子也考虑过对象。只是一夜之欢的男人，还有来路不明的男人，她都不能接受。单身的男人大多嘴巴不牢，所以还是已婚的男人比较好，冒着和自己一样的险，可以使两人变成共犯。

只想跳婚，只是尝尝看，虽然心里说不可以，身体却情不自禁……在无趣的老公和外遇的对象之间，女人为什么总是不开心？

一本值得女人用灵魂探险的外遇小说。

“锁不锁机关”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士早。冻生藤秆抖丁，天转并最长因
近一言一惊，人言。指惊心密游，土重并最深。
翻不离土层，翻不一要只畏日，金指五瓣并一员斯并。

1 伪装

水越麻也子拿不定主意该选哪件披肩。

黑色花样好像蛮配这件崭新的红外套，但是披上了却显得老气。白色又不怎么搭调，算了干脆什么都不披。这么一来麻也子的颈子露了出来。这样好多了，连自己都觉得在暗色衣领下衬托出的肌肤相当美。

虽然刚过三十二岁，从颈项到胸口的皮肤相当滑润。在浴室日光灯下闪着淡黄色光泽，皮肤纹路细腻到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

麻也子轻轻微笑地想，最近擦的美容膏好像蛮有效的。从少女时代，麻也子就对化妆品毫无抵抗力不管多贵，只要是新上市就买来试试看，不过这个乳液好像蛮管用。

“一定要擦看看，比去美容沙龙有用！”

对这么好心向自己推荐的姊妹淘，这下可得说声谢谢，而且也得打电话向好朋友们报告这个新发现。

朋友间常常聊起，过了三十岁才知道有没有保养差多少。二十岁的时候不管用多高级的化妆品，对年轻的肌肤都是一种浪费，但是现在可不同了，只要花钱和时间，就可以得到回报。麻也子仔细涂上和外套颜色一样、正在流行的口红，轻快地可以



用鼻子哼起歌来。

“快点好不好！”

老公航一打开厕所探头进来，“我要刮胡子。”

因为是礼拜天，航一在棉质衬衫上披了件开襟毛衣。早上偷懒没刮的胡须遍布在脸上，浓密地刺眼。有人夸航一有一张像歌舞技演员一样端正的脸，但是只要一不修饰马上就不能看。

“再等一下嘛！马上就好了。”

“快一点好不好？我跟妈说七点会到。”

每个礼拜六或礼拜天晚上，航一都会开车回他父母家。由于是独子，母亲凌子会用心张罗许多菜肴等着。但这顿饭对麻也子来说却是件苦差事，所以总是找个借口让航一一个人回去。

“你老是进厕所就不出来，真讨厌！”

航一等不及走来站在麻也子身后伸手拿剃刀，“今天真的没空吗？妈说要做松茸饭，麻也子不来太可惜了。”

一面刮着脸一面说话，声音因为下巴上下移动而变得怪怪的不大清楚。

麻也子知道航一其实并不是那么在意，毫不犹豫地说：

“我已经跟人家约好了嘛！”

麻也子知道对婆婆凌子来说，与其跟自己合不来的媳妇吃饭，还不如只和自己儿子两人高高兴兴地享受一顿热呼呼的晚餐。麻也子仿佛看到婆婆不厌其烦地忙着端进端出的身影，突然没好气地说：

禁

果

且面



“你一个去，妈反而高兴，这你知道的嘛！”

麻也子出其不意的辩白使航一停止了刮胡子的动作。嘴唇回到正常位置，但是手中电动刮胡刀仍在转动在马达声中喃喃说道：

“没这回事，妈还念着为什么麻也子不来呢。妈也蛮寂寞的，偶尔该也去走走吧！”

麻也子噘起嘴来。又不是亲生的，说什么媳妇不来婆婆会寂寞，谁相信呀！要是今天真的去吃这顿饭，一定会把气氛搞坏。

当过企业高级主管夫人，又在国外住过的绫子，可不是没见过世面的女性，该有的教养及通情达理都有。但是麻也子和朋友们都一致认为这样的婆婆反而不好相处，虽然一方面会表现出很了解自己的样子但是转过身又会指桑骂槐、得理不饶人。

“麻也子也三十二岁、不年轻了。为什么还不想生小孩呀？趁年轻才有体力照顾呀。唉！不是我要挑拨，也该想想组织小家庭了这样下去航一好可怜呀—”

禁



麻也子有时会恶作剧地想，要是自己向婆婆说出“不想生小孩的原因是因为你”，不知婆婆反应如何。其实以前也想过要是一结婚马上有小孩的话只好三代同堂，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但是过了三、四年，麻也子变得完全不能接受和婆婆同住。

因为和航一还在恋爱时就已渐渐感觉到，不管绫子是看起来如何高尚端庄及和蔼可亲，绝不是容易在一起生活的人。

麻也子偷偷地盘算着忍耐个一两年，住在西亚图的航一姊姊一家人就快回国了。以绫子常常一个人赴美探孙、这么喜爱

小孩的程度，或许航一姊姊回国时，绫子会要求和他们同住。就算不是这样也会忙着照顾孙子没时间罗嗦我们夫妇两了。

只要婆婆转移注意力，和她相处就会轻松多了。这么暗自偷想的麻也子也不能算是特别狡猾。因为先行结婚的同学中，不乏因婆媳失和而离婚的例子，因此在麻也子同窗中有不少都是因为不想和婆婆同住而故意拖延生育。

麻也子念的天主教女子大学中大家程度都差不多，大都是没考上一流大学的女孩来就读。但反而因此保有了些女孩的高贵气质，因此对外评价不错。虽然不是大企业或是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但是能一路念上来的学生，大概都是中产阶级以上东京上班族的小孩，因此特别团结一要有这类不幸的消息马上就会传开。虽然已婚同学中半数以上都对现况不满，但还是生了一、两个小孩过着平稳的家庭生活。也有不少同学的小孩正值学龄期，拼了命也要让小孩念名校。麻也子可是一点也不羡慕他们，因为这是唾手可得的幸福。

那么什么才是自己期望的幸福呢？对这个问题，麻也子也没有答案。总之可以确定的是，在这样凉爽秋天的夜晚，自己拥有和其他男人自由约人的机会。而渐渐不能满足，还想要得更多的麻也子，从颈子到胸前肌肤显得益发年轻美丽。

“我觉得你对妈有点误会。”

航一回到原来姿势继续刮胡子，下巴更加歪起来这么一来在他三十四岁的肌肤上聚集了深深的皱纹。

“你知道，妈要是看到我们感情好、一起去吃饭，会有多高兴。”



“不行啦！已经和朋友约好了嘛！大家都有工作，只有礼拜天才聚在一起。”

麻也子不后悔说了谎。虽说是和其他的男人约会，但是并没有和他们发生肉体关系。

到目前为止，麻也子还没有出轨过。朋友中不乏毫不忌讳透露和男友上旅馆开房间的，但麻也子却难以苟同。倒不是有道德感或是贞操观念，而是有些犹豫。航一就像老一辈的丈夫，从不过问妻子的行踪，因此麻也子能保有男性朋友。和航一也见过面的同窗好友或是公司同事去喝几杯，或是通宵唱卡拉OK是经常有的事。

但是很明显的，大家都因麻也子是有夫之妇而小心翼翼。也有人暗示并不在意这一点的，但出于年轻男人特有的狡猾，他们从不用强，总是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麻也子。

男人要是想和别人老婆做那种事，不该主动一点吗？但是这些男人却保护自己，等着看麻也子会不会一步一步向自己靠过来。没有比这更划不来的事了。要是有谁强烈渴求自己，或许不会拒绝，但周遭男性却没有勇气，而麻也子也没有空闲到鼓励他们的地步。何况也要顾到自己的自尊。总之，还没有哪个男人让自己动心到那个程度。

但是今天晚上约会见面的男人，南田典雄，却可以说相当特别。南田曾向麻也子求婚，最后麻也子选择航一。照理说应该一刀两断，但麻也子却没这么做，这也是麻也子不够厚道的地方。

南田是年近三十六岁的律师。麻也子同学中也有和律师结婚而洋洋得意的，但南田不同，是顶着喝过洋墨水招牌的律师。毕

禁





业于女孩子最向往的东京大学，然后赴美国著名法律学院深造，现在跻身于坐落高级地段法律事务所著名律师旗下。

在与航一结婚前大约一年，朋友说要介绍一位“学识、条件好得不得了的人”给自己认识。虽然那时和航一已定下来，但多选择总是没错。虽然中途变心这字眼听起来有点不舒服，但只要还没结婚，单身女子想要多比较一下是很自然的事。

要是讲到资历及长相这方面，航一绝不差。不只是麻也子，大多数女人都会以想像朋友如何评价自己的婚礼来决定婚嫁的对象。三、五女子手拿着婚礼纪念品在饭店的咖啡厅论长道短，毫不留情地批评这批评那尖酸刻薄的程度不在话下。

在这一点上，毫无疑问航一可以过关。但要是论南田的财力和地位的话，大家可是会嫉妒得要死，而且只有闭嘴的份。南田条件就是这么好。

尽管如此，麻也子并没有变心。原因是和航一比起来，南田长相实在是有够难看。

七年前在他还正要迈入三十的时候，不但身材矮小还一身中年人的赘肉，并且已出现秃头征兆，又因用发油企图掩饰的结果，头发反而固定成好笑的形状。

只有一身所费不赀的西装剪裁合宜，包在身上还算可取但大概是矮小男人的悲哀吧，看起来就是不够称头。麻也子认为，能够和这个男人结婚的女人真要有点本事。能够对那样厚唇及参差不齐牙齿视若无睹，只看上男人地位及经济能力而共度一生的话，不是有本事是什么呢？

结果麻也子把南田给甩了。或许正因为这种优越感，反而

吸引他。两人一或两个月见一次面、吃一顿饭，变成关系微妙的朋友，到现在已经持续五年以上了。

南田说“很高兴你打电话来”。从他坦白的口气，麻也子马上察觉到那是过度矜持的表现。南田宁愿表现出若无其事地、像朋友一样接近她，而愿当一个被甩掉只好靠边站的男人。这样受伤的心才有机人愈合。现在南田表现得好像忘了曾经向麻也子求婚一样，连和其他女性交往的情形都毫不保留向麻也子报告。

对麻也子来说没有比这更愉快的事了。这个男人还喜欢着自己。只要给这个厌恶许久的男人一点机会，一定会扑向自己。和这样的男人一个月吃一顿饭有什么不可以呢？只不过想沉醉在赞美和渴望的眼光中。还有比这更清白的事吗？

“不走不行了。”

麻也子说：“跟妈问好。今天实在是有推不掉的重要约会。”

因为是礼拜天所以安排在饭店餐厅见面。南田是这家位于新宿车站西边、由外商投资的大饭店的常客。以前就常听南田说在这里接待国外来的客人，也因为这样进饭店时服务生一定会打招呼。

“南田先生好！”

这一刹那间麻也子心情会特别好。因为这是和航一在一起绝对享受不到的待遇。不仅如此，日式餐厅会提供最好的位子。

“还在想不知怎么了，最近您不常来。”

“没什么，只是出国一趟。”

微笑向服务生寒暄的南田看上去颇有威严。麻也子想，这



个男人也真变了不少。

刚认识南田的时候，麻也子就知道自己对这个长相难看的男人毫无兴趣，但岁月在正迈入中年的南田身上增添不少魅力。无框眼镜不觉得眼，显得一双单眼皮小眼睛具聪明相。

其实这男人也没有那么差劲，麻也子一面喝干一小杯啤酒一面这样想。麻也子蛮高兴自己最近常有这种感觉，这表示自己搞不好可以爱上他。所谓爱上，可意味着各种可能性。

要是和先生离婚的话，还有一个男人可以领先比较有安全感。很明显，这男人对已婚的她仍抱希望才一直持续约会没有别的，还不是想刺探夫妇感情吗？这对女方来说可说是求之不得。

最重要的是，和这个男人结婚的话可以过着人人称羡的生活，绝不会被形容成可怜被抛弃的女人。南田不但有社会地位和金钱，还负责好几家海外相关企业，因此一个月总要去美国东岸两次。当南田说到从纽约回国途中顺便到爱而兰休几天假时麻也子相当心动。麻也子想，原本这是自己可以享受到的权利。只要那时能爱上他就能遨游加勒比海。

是自己放弃这个权利，也只有自己才能把它夺回来，当然等自己想这么做的时候再说。

麻也子现在还不打算和老公分开。虽然一讲到婆婆就对老公有许多不满，但到目前为止还算能忍耐。毕竟对航一这样带得出去、又帅又体贴的老公，实在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当然这并不保证两人就能长相厮守。看看周遭朋友，有的轰轰烈烈恋爱结婚的地突然有一天就断然分开。朋友说已到了



光看到脸就无法忍受、光听声音就打哆嗦的地步。麻也子想，搞不好自己也会有这么一天。为了以防万一，应该拉拢南田。

幸运的是，自己好像可以慢慢接受这个男人。

南田手拿菜单问：

“吃火锅怎么样？”

麻也子点点头。要是两年前，一定会建议吃别的。麻也子虽然没有洁癖，但是不喜欢和大家一起吃火锅。在学生时代和男校学生一同出游时，麻也子一看他们把筷子乱插进锅子里就失去胃口。在婆家有时也吃火锅，但一想到沾着婆婆口水的筷子浸在锅子里，麻也子就很少动筷子。

但不知为什么，自己似乎不怎么在意南田将肉片丢进锅里，然后用筷子搅来搅去。

麻也子也表现出少有的体贴，不嫌麻烦地将佐料一一摆好，这种贤慧的会恐怕男人看了都会羡慕。

“‘搞不好’——”麻也子将刚解冻的肉片分开放进锅里想像着，“‘搞不好和这个男人接吻也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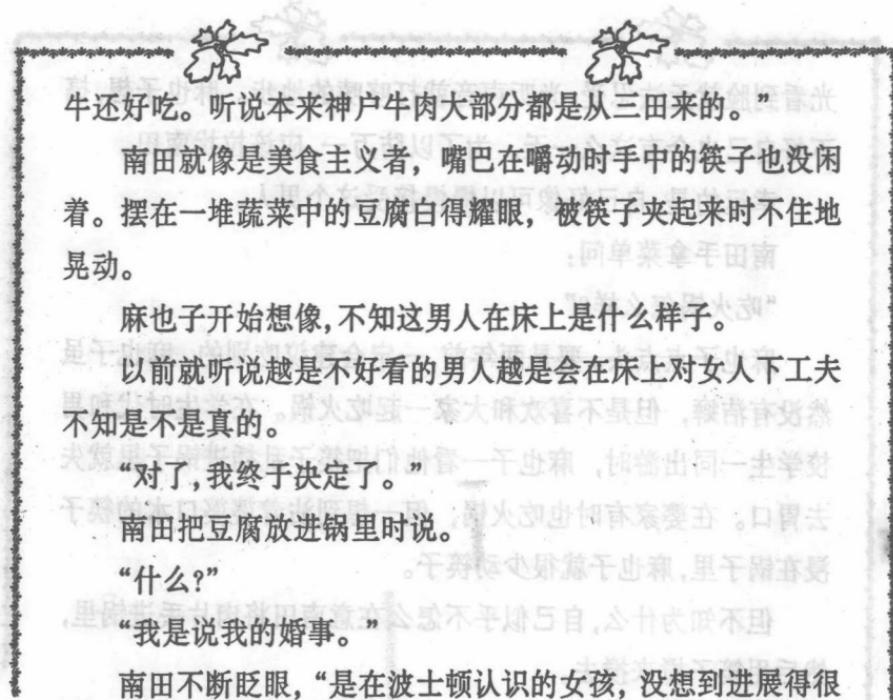
没结婚时间经断然拒绝和南田接吻。要是别的男人麻也子会在真正要好前小小试探一下，接个吻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就是和南田不来电。一方面是难以忍受他带有紫色的厚唇，一方面知道南田就是喜欢她的高不可攀。但是今天晚上却想假借不胜酒力接个小吻。

偶尔也该给这个男人一点鼓励。三十六岁男人还一直等着她这个有夫之妇有时给他一点甜头吃也是必要的。

“还是这个牛肉好吃。好像是三田产的，但比松孤牛及神户

禁





牛还好吃。听说本来神户牛肉大部分都是从三田来的。”

南田就像是美食主义者，嘴巴在嚼动时手中的筷子也没闲着。摆在一起的蔬菜中的豆腐白得耀眼，被筷子夹起来时不住地晃动。

麻也子开始想像，不知这男人在床上是什么样子。

以前就听说越是不好看的男人越是在床上对女人下工夫
不知是不是真的。

“对了，我终于决定了。”

南田把豆腐放进锅里时说。

“什么？”

“我是说我的婚事。”

南田不断眨眼，“是在波士顿认识的女孩，没想到进展得很快，决定下个月订婚。我也老大不小了还来这套实在嫌麻烦，但对方可是独生女……”

“等、等一下，我怎么都没听你说。”

一说完麻也子就后悔了。说话声音大到自己都吓一跳，一定曾被别人认为她在嫉妒。南田仍眨着眼，明显注意麻也子表情。麻也子马上察觉他是在刺探自己反应，终于压低声音说：

“这不是很好吗？恭喜你了！了了终身大事。”

“是呀，自己也吓一跳。二十二岁女孩会看上我。”

“二十二岁！”

麻也子又小声喊起来。就像大部分的女人，这时候马上会算对方和自己差几岁。三十二减二十二是十。这根本不用算，就马上知道差距这让麻也子大为光火。



“二十二岁，不是小孩嘛！这个女孩还是学生吧！”

“嗯，还是留学生。”

“这可是常有的事。”

麻也子像母亲在教训儿子口气。可不是因为嫉妒，而是想给他忠告。

“在那儿很多这样的女孩。说是留学生，实际什么也不做，只是想钓从国内来的外交官或是企业家而已。因为寂寞上勾的男人可不少，你不会也是上当了吧？”

“绝不那样不正经的女孩，是很认真的留学生。她是上智大学休学然后到国外的大学念书。”

一听到出身于比自己还要有名多了的名校，麻也子更加火大，忍不住要说更难听的话。

“念上智的正派女孩怎么会看上你，要跟你结婚呀？”

“这个嘛……大概是崇拜我吧！”

南田嘴角泛着微笑说。

“这怎么、怎么可能呢？这么年轻女孩才不可能真心喜欢你，还不是看上你出身啦、职业啦、地位啦，这么简单道理都不懂。”

“不是吧，朋友介绍我们认识时，她应该还不知道我是律师呀！”

“那可不见得。现在年轻女孩心机深的很早就把你调查的一清二楚。”

“唉！你见到她就晓得了。不是一般女孩她一直想研究美术史，根本对东大啦、律师啦没兴趣。”

“我是不知道。但是既然这么有向上心，怎么才二十二岁就

禁

果



想结婚呢？”

“或许她认为跟我结婚的话，还可以继续深造吧？”

南田对麻也子冷嘲热讽似乎完全不以为意，反而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令麻也子厌恶到难以忍受这分明就是报复嘛！

加点的肉端上来了可是麻也子已经完全没有胃口。她对自己这种反应也相当吃惊。自己绝对没有爱上眼前的这个男人，更何况已是人家老婆，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吃醋，但是越听越难以忍受。

“最好把肉捞起来。”

自己在生气而南田却稳坐如山。情势完全逆转过来了搞不好长久以来，南田就虎视眈眈等着这一天到来。南田用筷子夹着肉片，火锅汤面泛着油脂，他已经吃下三片肉了。

这个男人用肉当做饵企图贬低我。

但是麻也子想，这不是代表他仍在迷恋我吗？毫无疑问他还爱着自己。要是现在流着泪这么恳求他不知会怎样？

“求求你不要结婚好不好？我是真的喜欢你，没有办法忍受你结婚，我会跟先生分开，一定会，所以你别和那年轻女孩结婚。和我一起生活，我相信和你一定可以展开新的人生。”

要是电视剧本的话一定是这样写的。男人惊讶得睁开眼睛，喃喃自语说这怎么可以，但因女人说我是认真的而动摇起来。

“知道了。我也忘不了你你是我的最爱。”然后两人凝视对方，搭上电梯，进了不知什么时候准备好的房间，激烈倒在床上做爱一直到天亮。在黎明晨光中男人喃喃地说：